

臣之意，本大臣于此窃疑与万国公法微有不合。查喀什噶尔本中国辖地，设立办事大臣。前因中国内乱，兵饷匮乏之时，阿密尔乘势攘取其地，遂使关外十余年扰乱无已，百姓深受残害。近年内乱既平，中国方谋经理关外诸地，喀什噶尔应在中国收复之列，并无允准自立一国明文。现在中国正当用兵规复，而贵国特派大臣驻扎，则似意在帮同立国，与中国用兵之意适相违左。本大臣心甚疑惑，恐节制印度大臣但凭阿密尔文移，据喀什噶尔为所立国之名，遣使驻扎，无相妨碍。

本大臣以为，喀什噶尔本属中国地名，为阿密尔占据一时，中国例应收复，并非无故构兵。而贵国遣使驻扎，体制亦觉稍替。阿密尔本属浩罕部落，尤不应以侵占中国地方，借据为名。此等关系实亦重大，不得不一陈论。相应咨请贵伯爵，转照节制印度大臣，再加斟酌，收回驻扎喀什噶尔名目，深为公便。须至咨者。

右咨大英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伯爵丞相德。

复沈葆楨^①五月十二日

幼丹尚书同年大人阁下：

领读二月杪赐书，敬知前上各函均达尊览，欣慰无似。承示道躬尚能起应繁剧，国家柱石，天与维持，尤深顶祝。

嵩焘行年六十矣，本以羸病之躯偃蹇数万里，自问无一可者，其于国事丝毫无补，则固在人意计中也。近有禁止洋烟一疏，允为当今要务。其办法层节，允有其扼要者，尚待补陈，但得朝廷一意示禁，即亦无难办理耳。

^①据佚名编《道咸同光名人手札》第一集辑，原未署年份，此据本函内容考定。

圖法至江浙一毀无餘，通官民行使洋钱，使洋商得操其奇贏，以罔市利，至今且百年而不知所变计。至伦，敦始知其利权一操之国家，南至澳大利洲，东至香港，行用银洋、铜洋，一由其国家颁发，无能作伪者，其立法善矣。而其本原尤在鼓铸之精，乃议由上海设立洋银局，略仿洋元形式而易其花样，编列字号，暂时颁行江、浙两省。每元申水四分，稍有搀和，准其更换。归招商局承办，以招商局一切仿用西法，诸事为有条理，不至滋生巧伪。并荐一制造洋银机器之洋商，与唐景星酌议。曾函告合肥伯相，由南北洋主持。果能行之有常，度数十年以后必可遍及天下，而为利亦巨矣。

上海格致书院告成两年，嵩焘曾一往观，仅得一楼，亦不甚宏敞，颇疑其无谓。伦敦博物院所在有之，分门别类，群聚考求，为学问所从出，新奇繁富，穷于思议。其地博物院愿推行其法于中国，新式机器皆乐运往。得密思盘一书，详言之，初谓房屋囑由上海建造，慨然许之。及与会谈，乃知其运置物事不能计利，所计利者在估房屋费二万磅，一切均由承办。以非嵩焘本意，不敢置议，谨将其来函抄上，并抄寄合肥伯相一分，听候酌示办理。

喀什噶尔为雅谷刊袭据，各国皆与定约，听从立国。中国不能知也。近有使者曰赛尔德来伦敦，数于公会见之。其人绝魁梧，亦有能名，英人颇引重之，亦派使前往。嵩焘乃据新报所言，一加诘问，至今未接复文，似闻颇难于作答，有暂停遣之议，而颇急思为中国调处，数遣人陈说此义。嵩焘以为无径弃地之理，问以调处之法，亦尚未有端绪也。俄、土交兵，战事方长，而俄人志在兼并，无岁不拓土开疆，可畏之甚。

镇江一案，本易理处，无故发回淮军，恐又成拖延之势。孙琴西学问文章一时无两，其在官廛心民事，所见到处，卓立不回，

不减古人，惟于洋务直隔数十重。烟瘴自南宋以来七百年，愤愤至今，北宋以前议论行事绝异。而读书愈多，此义锢蔽亦愈深，无如何也。手此。敬请台安。

嵩焘谨启 五月十二日

复德尔贝^① 六月初二日

照复事：

接准七月初七日贵伯爵来文，内称中国与喀什噶尔交兵，应需调停之处，帮助立成光荣久远之局，并据开示章程三条。本大臣深感贵伯爵息兵安民之盛心，然中国与喀什噶尔构兵情节，有不能不为贵伯爵一言之者。

查中国西域地方，有东、西八城之分，每城所辖城堡，共计不下数十百处，吐鲁番以东不在其内。雅古刊自称阿密尔，乘中国多事之时，占据各城，其势不能不图收复。本大臣前次照会言之已详。兹承贵伯爵示悉调停之意，本大臣尚有应须明白申言者。

第一条，所言极为明晓，而其中有云阿密尔所据之国，可以全归管属。本大臣直不能为此言。西域东、西两部，地方五六千里，而东四城北通乌鲁木齐，南连前后藏，尤为中国必不可少之关键。窃计库车逼近乌鲁木齐，和阗毗连西藏，必应于此划分疆界。阿密尔得之不足为要害，中国收复此地，西路声气始能相通，应由阿密尔交还各城，始有可议和之端。

第二条，划清界限，应由督兵大臣左中堂审度情形，与阿密尔立约，以先定疆界为第一要义。阿密尔乘中国扰乱，踞有数千

^①据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原件辑，F. O. 17-768。